

我当
淘宝店主

进货那点事

□虞燕

女友在微信上发过来几张女童的裙子,让我把把关,还说:“要是你仍开着淘宝店就好了,你推荐的我直接就给女儿穿上,多省力。”她曾是我童装店最忠实的顾客之一,很爱给女儿置办衣装,而四年前的我也是因为太喜欢给女儿买衣服,且觉得自己挑选童装的眼光还不赖,才萌生开家淘宝童装店的念头。第一次去进货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那年,淘宝店在注册、申请、认证等一气呵成后,货源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只有找到一口好井,才能源源不断地喝到甘甜的好水。我考虑到刚开张信用超级低,就算砸钱去开直通车、淘宝客等也必定收效寥寥,何况,暂时还真不愿意花钱去做广告。所以,找几款质量好价格低的宝贝来引流是必需的,我想到了外贸货,决定先去轻纺城探探。

挑了个老公休息日出发。第一次去进货,一路上兴奋莫名,想象着我的淘宝店以后会慢慢成长为一颗钻、两颗钻、好几个钻,然后冲冠,瞬间激动地向老公描绘起大好蓝图,他淡定地瞥了我一眼:“你啊,做事一向三分钟热度,不过,你高兴就好,没想着你能赚钱,能把进来的货顺利卖出去就是胜利,哪怕是亏本出售。”我在心里嘀咕:等着瞧!

车停妥,进入轻纺城批发市场。摊位鸽子笼似的一个紧挨一个,密密麻麻,看得人眼花。两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摸摸这个瞧瞧那个,几乎每经过个摊位都要好奇地停下来,差点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看到了几个外贸童装的摊位,但货品好像比较单一,更多的是混着批发的,外贸男装、女装、包

袋,甚至工艺品等都放一起,需要火眼金睛自己淘。我心里怯怯的,这么大一个市场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窥了几眼老公,也没比我好多少。可能没经验的两个人看上去更像是去“游览观光”的,所以摊主们对我俩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别急,先观察下别人怎么拿货。那些拿货干脆的应该是熟客,手一指这个多少件,那个多少套,摊主在一个小本子上迅速写下点什么,然后一件一件地点好,装进大袋子。好些人都自带了大蛇皮袋,一看就是来进货的,且大多行色匆匆。我突然想起以前一个朋友说的,她们几个去杭州四季青淘衣服,想出了个省钱的点子——特意拖了个蛇皮袋在那晃悠,以诓摊主们报出批发价。也发现了几个像我们这样不但双手空空,还悠哉悠哉地东摸摸西瞧瞧的人,询问价格的时候,摊主们神情略警惕,态度不冷不热。暗想:得让摊主们明白我们真的是来进货的,但又不能被人家一眼瞧出是菜鸟,搞不好给我们的价格就比别人高了。遂把老公拉至一角落,大致商量了一番,总之就是要装内行装老手。

我最先看中的是一款外贸的丝绒儿童套装,很洋气,我和老公拿着其中一件轻声商量该拿几套时,正忙活着的摊主——一个大概五十左右的微胖妇女扫了我们一眼,又转过头去跟另一个进货者大声讲:“你相信我,这款绝对好卖,这次少拿了可能下次就拿不到了!”嗓门粗而沙哑,边说边在那堆衣服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我给老公使了个眼色,他立马高声问粗嗓门摊主:“老板,这款批发价最低多少给我们?我们是开童装店的。”我又在边上拿起两款,边看边用能被

老板听得到的音量跟老公说:“你看,这一摊货色挺多的,以后应该多来看看。”老板马上往我们这边走了几步,圆脸上的小眼睛有了些许热切的光芒:“这款质量很好的,XX牌子的,保证好卖。你们要多少?”我说先拿20套吧,好卖下次再拿。她随手抓过一个大塑料袋,边装边回答:“算28块一套。”觉得价格有点高了,我示意她停下来,心平气和地与她交涉了几句,最后谈到了25元一套。想等看完别的款一起付钱,只见有人急匆匆地过来也指定要那款丝绒套装,要30套。老公眼尖,发现那人买30套就付了600元。摊主面露赧色,忙不迭地解释道:“他是老顾客了,都拿了几百套了。好了好了,也算你们这个价吧,以后多照顾生意啊。”我跟老公相视一笑,赶紧付钱。

隔壁摊位招呼我们看看他家的外贸儿童运动裤,老公一看就摇头,觉得款式有点土。我摸了下质量实在赞,内加绒,颜色多码数大,且进价相当低,男孩子的运动裤么,简单、宽松、大众化的东西可能更好卖。我暗自决定拿这一款低价冲钻,问摊主多拿一些是否还能便宜,老公在边上急了:“你确定能卖得动?”我给了他一个自信的微笑,让他放心,其实自己心里也在打鼓,不过,作为一名开店前做过很多功课的资深淘宝买家,我觉得必须拼一把。三百条裤子被老公“哼哧哼哧”拖到车上,他开玩笑说,我以后赚的钱不知道够不够付他劳务费。我后来就是靠这些裤子冲上了一钻。这是后话。

可爱T恤、精美童袜、各款裙子、裤子等装满了后备厢,叠满了后座,我满足地望着它们。它们像在宣告,我的淘宝店主生涯正式开始了。

旅法
漫笔

乞丐

□碧水

没有乞丐的城市是不真实的。巴黎有乞丐,七年前第一次去法国,在里昂火车站候车时就遇见一个。是个衣装邋遢的男人,走到跟前,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见我漠然,从裤兜摸出欧元角子示意。啊,是乞丐。

贝桑松也有乞丐,第一次遇上的是在古城大街,是个席地而坐的乞讨男人,那人手牵狗绳,对来往者皆咕噜一番。偶见行人与其对话;亦见行人蹲下,向其的帽子放角子。之后进城,差不多同一地点,都会遇见那个牵狗的乞丐。

有天傍晚,去玛丽露易路的卡西诺超市买东西,碰到一起买东西的青年顾客仨,两男一女。他或她买的食品有棒子面包、吐司面包、胡萝卜丝、一箱啤酒,还有一外包装标有狗图的花塑料袋,结账付款时,只见一男青年从一布袋倒出一堆角子,数了一些角子递给收银员,旋悄然离去。我走出超市,再见他们仨。见一人在牵栓于超市门外铁柱上的狗,狗有三条,两大一小。一人在看电脑小票,还有一人往背包装食品。之后,在古城的街头或玛丽露易路附近,又多次遇到他们和他们的狗,他们或席地行乞,或喂狗逗狗,言行皆如常人,没有丁点的自卑。最近一次遇到的还是在卡西诺超市门口,牵狗的男青年席地而坐,阅读书籍,三条狗匍匐身边,注视进进出出的人们。男青年的跟前放一顶帽子,帽兜内有不少角子。购物出门,见那青年乞丐与人交谈,一脸的谈笑风生。这些乞丐是否像家乡谚语中的那种乞丐——“三年穷要饭,给个皇帝也不换”呢?如果让这些乞丐突然发大财,他们是否会面临“小鬼发财如受罪”的困惑呢?后在同一地点,见到一白人男子蹲在乞丐跟前,从一购物袋拿出一袋面包,说一句,乞丐接过面包;又拿出一袋炒饭,说一句,乞丐接过炒饭;继拿出一一次性餐盘,说一句,乞丐接过餐盘……一盒胡萝卜丝、一袋番茄、数十样的物品,白人男子的购物袋内物品一一转

移到乞丐的购物袋里。那乞丐是个新面孔,跟前放一块瓦仑纸,上书难民字样。此情此景,我联想起儿时母亲施舍乞丐一事。上世纪70年代初,老墙门来了黄河水灾的逃难乞丐,母亲将刚煎的暴盐带鱼与出锅的一大碗米饭放入他的铝盒。要知道,那时的暴盐带鱼实为佳肴,因鲜鱼是节日凭卡定量购买,粮食则是每人定量凭票供应。

贝城的乞丐多与狗做伴,且多在固定地点行乞,很少遇到像里昂火车站那样的流动乞丐。不过,游西特拉城堡时遇到一个,那是在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描写的黑门附近,半路杀出流动乞丐。其实我是看到那人手里的角子才明白其在说什么。在街头,偶尔还能碰到散发酒味、眼光呆滞的男人,那是酒鬼乞丐。一次,在5路公交车上,碰到一对成年男女拎、抱、推(婴儿车)四个孩子,这对成年男女似曾面熟。后在老佛爷店东门的街上,见到行乞的男人,原来这对成年男女亦以乞讨为生。不过每次见那男或那女,从未见他或她带一子半女。这让我想起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先生对一怀抱孩子行乞女人说过的一句话。几年前,在家乡接待刘先生参加“送欢乐下基层”时,从飞机场至下榻的金港大酒店,路经东门口的四岔路口遇红灯,车窗外走来一女乞丐。女乞丐怀抱孩子,隔着车窗乞讨。刘先生摇下车窗,给女乞丐10元钱,随后,语气沉重地说:“这孩子的一生让你给毁了。”不知女乞丐是否听到,我们车上的人听得真真切切,此情此景定格在记忆中。在贝城,我没有看到拖儿带女的乞丐,没有看到肢体残疾的乞丐,更没有见过未成年人的乞丐。

构思《乞丐》,实在是赞同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乞丐不见得就比其他人逊色。事实上,我们的周围还有不是乞丐实与乞丐类似的寄生虫,有些人虽不是乞丐却会以类似乞丐的言行抑或胜过乞丐的言行去乞讨,以求得生存或者是为了更光鲜的生存。这是值得深思的。

